
民國叢書

第二編

· 59 ·

文學叢

中國文學研究

鄭振鐸著

上海書店

鄭振鐸編

中國文學研究

本書據商務印書館1927年版影印

卷 頭 語

古時，有兩個武士相，遇于一株大樹之下。一個武士開口道：「你看見樹上掛的那面盾麼？」另一個武士答道：「看見的，那是銀的盾。」前一個武士說道：「不，你錯了，這盾是金的。」後一個叫道：「不，錯的是你，明明白白是銀的。」這二人始而鬭口，繼而各拔出刀來，爲他所信的真理而戰，結果各受了不很輕的傷，倒在地上不能動彈。但當他們倒下時，機會使他們見了這盾的真相，原來是一面金，一面銀的。他們各只見了盾的一面，却自以爲自己是對，別人是錯，枉自鬭了一場，受了重傷。

近來爲中國文學而爭論的先生們，不有類于這兩個武士麼？有的說，中國文學是如何的美好，那一國的作品有我們的這麼精瑩；有的說，我們的都是有毒的東西，會阻礙進步的，那裏比得上人家，最好是一束一束的把他們倒在垃圾堆中。他們真的還沒有見到這面盾的真相。這面盾原是比之武士們所見的金銀盾，構成的元素更複雜，而且更具有種種迷人的色彩與圖案的。

這是我們的區區願望，要在這寬，就力之所能及的範圍內，把這面盾的真相顯示給大家。我們的能力不大充裕，也許不能完全達到我們的願望，也許要把牠的小疵點，牠的圖案的一勾一勒遺漏了，或看錯了，然而我們相信我們對於這面盾的全體圖案與構造與色彩是不會有什麼看錯了的地方。

這是一個初步的工作，這是艱難而且偉大的工作；我們的只是一個引子，底下的大文章，當然不是我們這幾個人所能以一手一足之能力寫成了的。

中國文學研究號目錄

上冊

卷頭語

西 諦

研究中國文學的新途徑

鄭 振 鐸

中國文學演進之趨勢

郭 紹 虞

詩與詩體

唐 鉞

從學理上論中國詩

潘 力 山

賦在中國文學史上的位置

郭 紹 虞

■三百篇中的私情詩

朱 湘

釋四詩名義

梁 啓 超

讀詩札記

俞平伯

宋玉評傳

陸侃如

■武松與其妻賈氏

西諦

宋玉賦辨偽

劉大白

■中山狼故事之變異

西諦

■李笠翁十種曲

朱湘

魏晉詩研究

陳延傑

中世人的苦悶與遊仙的文學

滕固

謝朓年譜

伍叔儻

古代的民歌

朱湘

■五絕中的女子

朱湘

頽廢派之文人李白

徐嘉瑞

王維

朱 湘

王昌齡的詩

施 章

岑參

徐嘉瑞

宋詩之派別

陳延傑

宋初詞人

臺靜農

□ 螺殼中之女郎

西 諦

論北宋慢詞

張友仁

納蘭容若

滕 固

中國舊詩篇中的聲調問題

劉 大白

說中國詩篇中的次第律

劉 大白

中國民衆文藝之一斑——歌謠

劉 經 菴

民歌研究的片面

汪馥泉

宋人詞話

西諦

中國兒歌的研究

褚東郊

魯智深的家庭

西諦

下冊

楚劇體例及其在漢劇上底點點滴滴

許地山

元劇略說

吳瞿安

救風塵

朱湘

西廂的批評與考證

張友鸞

吟風閣

朱湘

西廂記的考證問題

謝康

■明代之短篇平話

西諦

目蓮救母行孝戲文研究

汪馥泉譯

蔣士銓

朱湘

談二黃戲

歐陽予倩

中國戲曲的選本

鄭振鐸

中國小說概論

君左譯

■今古奇觀之來源

記者

明清小說論

謝无量

水滸傳之研究

潘力山

中國文學內的性慾描寫

沈雁冰

■日本最近發見之中國小說

西諦

宣和遺事考證

汪仲賢

韻文與駢體文

嚴既澄

散體文正名

陳衍

哥德與中國文化

衛禮賢

十四世紀南俄人之漢文學

陳垣

金源的文囿

許文玉

蕭統評傳

謝康

文學批評家劉彥和評傳

梁繩祿

文學批評家李笠翁

胡夢華

徐霞客遊記

丁文江

文學革命家的先驅者——王靜菴先生

吳文祺

佛曲敍錄

鄭振鐸

西諦所藏彈詞目錄

西諦

中國民衆文藝一斑——灘簧

徐傳霖

中國蛋民文學一變

鍾敬文

中國文學年表

鄭振鐸

研究中國文學的新途徑

鄭振鐸

一鑑賞
與研究

濃密的綠蔭底下，放了一張藤榻，一個不衫不履的文人，倚在榻上，微聲的啾唔着一部詩集，那也許是李太白集，那也許是王右丞集，看得被沈浸在詩的美境中了；頭上的太陽的小金光，從小葉片的間隙中向下睽眼窺望着，微颺輕便的由他身旁呼的一聲溜了過去，他都不覺得，他受感動，他受感動得自然而然的生了一種說不出的靈感，一種至高無上的靈感，他在心底輕輕呼了一口氣道：『真好呀，太白的這首詩！』於是他反復的諷吟着，如此的可算是在研究李太白或王右丞麼？不是鑑賞，不是研究。

膩膩的美饌，甜甜的美酒，晶亮的燈光，喧嘩的談聲，那幾位朋友，對於文藝特別有興趣的朋友，在談着，在辨論着，直到了酒闌燈灺，有幾個已經是被阿爾科爾醉得連舌根都木強了，卻還捧着茉莉花茶，一口一口的喝，強勉的打疊起精神，絮絮的訴說着。

『誰曾得到老杜的神髓？他是千古一人而已。』一個說。

『杜詩還有規矩繩墨可見，太白的詩，才是天馬行空，無人能及得到他，所以倡言學杜者多，說自己學太白的卻沒有一個。』隣座的說。

這樣的，可以說是研究文學麼？不過鑑賞而已，不是研究。

斗室孤燈，一個學者危坐在他的書桌上，手裏執的是一管朱筆，細細的在一本攤於桌上的書上加註，時時的誦着，復誦着，時時的仰起頭來呆望着天花板，或由窗中望着室外，蔚藍的夜天，鑲滿了熠熠的星，蟲聲在階下唧唧的鳴着，月華由東方升起，庭中滿是花影樹影，那美的夜景，也不能把這個學者由他斗室內誘惑出去，他低吟道：『寒隨窮律變，春逐鳥聲開，』隨即用硃筆在書上批道：『妙語在一開字，』又在『開』字旁圈了兩個硃圈，再看下去，是一首詠蟬的絕句，他在『居高

聲自遠，非是藉秋風」二句旁，密密的圈了十個圈，又在詩後註道：「於清物當說得如此。」

這不可以算是研究麼？不，這也不過是鑑賞而已，不是研究。

別有一間書室，一個學者在如豆的燈光之下，辛勤的著作着。他搜求古舊的意見而加以駁詰或讚許或補正，他搜集這個詩人，那個詩人的軼事，搜求關於這首詩，那首詩的掌故，他又從他的記憶中，寫出他的師友的詩稿，而加以關於他們的交誼及某一種的感慨的話語。他一天一天的如此著作着，於是他成了一部書；那書名也許叫作某某齋詩話，也許叫作某某軒雜識。

這不可以算是研究麼？不，這還是鑑賞，不是研究。

原來鑑賞與研究之間，有一個絕深絕崢的鴻溝隔着。鑑賞是隨意的評論與談話，心底的讚嘆與直覺的評論，研究卻非有一種原原本本的仔仔細細的考察與觀照不可。鑑賞者是一個遊園的遊人，他隨意的逛過，稱心稱意的在賞花評草，研究者卻是一個植物學家，他不是為自己的娛樂而去遊逛名園，觀賞名花的，他的要務乃在考察這花的科屬，性質，與開花結果的時期與形態。鑑賞者是一個避暑的旅客，他到山中來，是為了自己的舒適，他見一塊懸岩，他見一塊奇石，他見一泓清泉，都以同一的好奇心的讚賞的眼光去對待牠們。研究者卻是一個地質學家，他要的是考察出這山的地形，這山的構成，這岩這石的類屬與分析，這地層的年代等等。鑑賞者可以隨心所欲的說道：這首詩好，說那部小說是劣下的，說這句話說得如何的漂亮，說這一個字用得如何的新奇與恰當；也許第二個鑑賞者要整個的駁翻了，他也難說。研究者卻不能隨便便便的說話；他要先經過嚴密的考察與研究，纔能下一個定論，纔能有一個意見。譬如有人說，西遊記是邱處機做的，他便去考古，終於找出關於邱處機的西遊記，乃是長春真人西遊記，並不是敘說三藏取經，大聖鬧天空的西遊記。那末，這部西遊記是誰做的呢？於是他便再進一步，在某書某書中找出許多旁證，證明這部西遊記乃是吳承恩做的，於是再進一步，而研究吳承恩的時代，生平與他的思想及著作，於是乃下一個定論道：「今本西遊記是某時的一個吳承恩做的。」這個定論便成了一個確切不移的定論。這便是研究！

文學的自身是人的情緒的產物，文學作家大半是富於想像的浪漫的人物；文學研究者卻是一個不同樣的人，他是

要以冷靜的考察去尋求真理的。所謂文學研究，也與作詩作劇不同。牠乃是文學之科學的研究，把文學當做一株樹，一塊礦石一樣的研究的資料的。

二未經鑿確
的大荒原

中國曾被稱為文學之國。她的文學史的時期可也真長，幾乎沒有一國可以比得上。希臘的文學是死了，羅馬的文學也隨了羅馬的衰落與滅亡而中斷了，希伯萊，波斯埃及，印度的文學也都早已和國運的夕陽一同沈沒入於黑暗的西方去了，近代歐洲的諸國，他們的文學史又都是很短很短的，最長的不過起於中世紀，那時我們卻正是唐詩宋詞元曲將他們的最眩目的金光四射於地平上的時候；最短的不過一世紀，那時我們是在乾隆嘉慶時代，在中國文學史上乃算是最近期。中國文學的寶庫可也真豐富，她那裏有無數的大作家，有無數的大作品，還有無數不可指名的珠璣與寶石。

然而在這樣的一個文學之國，有這樣長的文學歷史，具着這末豐富的文學作品的之中，我們卻很詫異的看出她的文學之研究之絕不發達；文學之研究，在中國乃像一株蓋在天幕下生長的花樹，萎黃而無生氣。所謂『文史』類的著作，發達得原不算不早；陸機的文賦，開研究之端，劉勰的文心雕龍與鍾嶸的詩品繼之而大暢其流，然而這不過是曇花一現，過此，則此類著作又無影無蹤了。後來詩話文話之作，代有其人，何文煥的歷代詩話載梁至明之作凡二十七種，丁氏的續歷代詩話所載又二十八種，清詩話所載，又四十四種；然這些將近百種的詩話，大都不過是隨筆漫談的鑑賞話而已，說不上是研究，更不必說是有一篇二篇堅實的大著作。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會將『詩文評』（即『文史』）分為五類：

一、究文體之源流而評其工拙者——文心雕龍。

二、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師承者——詩品。

三、備陳法律者——皎然詩式。

四、旁採故事者——孟棻本事詩。

五、體兼說部者——劉放中山詩話歐陽修六一詩話。

除了第一，第二兩類之著作以外，別的都不過是瑣碎的記載與文法的討論而已。（像第一第二兩類的著作卻僅有

草創的文心雕龍與詩品二種。間有單篇論文，敘述古文或駢文之源流，敘述某某詩派，某某文社之沿革，或討論一個文學問題的，或討論什麼文章之得失的，然卻是太簡單了，不成爲著作。明之末年，有金喟一派的批評家出來，頗換去了傳說的腐氣，而易以新鮮的批評式樣，可惜他們的徑途又走錯了；他們不遵正途大道走，而又與前人一樣，被誘惑入邪僻的華腸鳥道中去。金喟表章水滸，表章西廂，把平常人看不起的小說戲曲，從無量數的詛咒鄙夷的磚石堆中掬揀出來，其功不可謂不大。然他卻不去探求他所表章的大著作水滸與西廂的思想與藝術的真價，及其作品的來歷與構成，或其影響及作家，而乃沾然於句評字註，例如，他於認得是獵戶標免李吉之下註道：「筆勢忽振忽落，於『只見那個人』下註道：『妙，李小二眼中事。』」接着的「將出一兩銀子與李小二道：『且收放櫃上，取三四瓶好酒來。客到時，果品酒饌，只顧將來，不必要問。』」又註道：「分付得作怪。」諸如此類，全書皆是。這當然是學步鍾惺諸人批評評文的辦法，而全書卻被他句分字解，有類於體骸一節一節被拆開了，更有類於一刀刀的把書本的肉都零碎的割下了。水滸、西廂，何罪，乃受此種凌遲析骸之極刑，這一派勢力頗不少，也有了不書受到了這個無妄之災。這是很不幸的，金喟有帶領了大衆走研究的正軌的可能，他卻反把他們帶入「牛角尖裏」去了。

統而言之，自文賦起，到了最近止，中國文學的研究，簡直沒有上過研究的正軌過。關於作品的研究，一向是以鑑賞的漫談的或逐句評註的態度去對待牠的，無論牠是二十字的五言絕詩也好，長至百十萬字的小說也好（近幾年胡適對於紅樓夢、水滸傳的考證卻完全是走的一條新路，一條正路）。關於作家的研究，除了「年譜」一類的著作，詳述其祖先，其生平，其交遊的人物，其作品的年代，可以作爲研究的最好的參考資料外，其餘便再沒有一種東西可以算是「研究」的了。關於一個時代的文學或一種文體的研究，卻更爲寂寞；沒有見過一部有系統的著作，講到中世紀的文學的，或講到某某時代的，也沒有見過一部作品，會原原本本的研究着「詞」或「詩」或「小說」的起原與歷史的；至於統括全部歷史的文學史的研究，卻大家都不會夢見，近來雖有幾部名爲「中國文學史」的東西，乃是很近代的事，且鈔的是日本人的東西。

我們應該有不少部關於作品研究的東西，例如關於水滸傳，至少要有一部水滸傳及其作者，一部水滸傳之形成，一部水滸傳及其續書，一部水滸傳之思想與其影響等，關於西廂記，至少要有一部西廂記以前之西廂故事，一部西廂記

之作，一部西廂記之藝術上的地位，一部西廂記之讀書等等；這幾個題目，每一個都可以成功一個巨冊。至於如文選，如樂府詩集，如西遊記，如牡丹亭，如桃花扇，如四聲猿等等，那樣重要的巨作，無一種無不需要多方面的專門研究。至於那些古舊的紅樓夢，索隱，西遊真詮，水滸評釋之類，卻都是可棄的廢材。

我們應該有不少部關於作家研究的著作。例如關於曹植，至少應有一部曹植的生平與著作，一部曹植的詩，一部曹植及其時代，一部曹植的藝術及其影響，或更將有一部曹植與洛神之傳說等等。關於李白，至少應有一部李白的生平與著作，一部李白的遊蹤，李白與遊仙的思想，李白與酒，李白與他的同時代者等等。關於杜甫，至少應有一部杜甫傳，一部杜甫的時代及其作品，一部杜甫的作品及其影響，一部杜甫及其詩派，一部杜甫的思想，一部杜甫的敘事詩等等。關於關漢卿，至少應有一部關漢卿及其雜劇，一部關漢卿的藝術與思想，一部關漢卿及其時代等等。關於湯顯祖，至少應有一部湯顯祖及其四夢，一部湯顯祖的思想，一部湯顯祖之著作及其影響等等。此外，至少還有百個以上大作家，需要特殊的研究的，這些研究，每一個又都可各成一巨冊。至於那些古舊的陶淵明年譜，李義山年譜，東坡先生年譜之類，只可作為研究的參攷資料，卻不能即算作一種專門研究的結果。

我們應該有不少部關於一個時代之研究的著作。每一個重要的文學時代，都要有各種的特殊研究。例如建安是一個光榮的詩歌時代，關於牠，便至少應有一部建安時代及其作者，一部建安七子與其著作，一部五言古詩與建安時代作家之關係，一部建安文學的鳥瞰，一部建安文學之趨勢及其影響等等。又如五代也是一個重要的時代，關於牠，便至少應有一部五代文學的鳥瞰，一部五代花間派的詞人，一部南唐二主及其所屬詞臣，一部蜀中文士，一部五代文學史等等。這些東西也都是每一部便要成為一巨冊或至三四巨冊的。

我們應該有不少部關於每一種文體之研究的著作。例如關於詩歌，至少應有一部詩歌史，一部詩歌概論，一部中國詩歌的音韻問題，一部詩歌及其支別，一部民歌之研究，一部由詩經到詞與曲，一部散套與小令，一部詞之研究等等。關於戲曲，至少應有一部戲劇史，一部戲劇概論，一部演劇史，一部中國舞台之構造與聽衆，一部文曲及其作者，一部傳奇的研究，一部皮黃戲之沿革與歌者，一部崑曲與興衰史，一部臉譜及服飾之變遷等等。這些著作也都是不能以很小的卷帙裝載